

阮忠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圣贤人生丛书

韩非：权术人生

权术，领导者理政治世的办法与技巧。

治国安邦，君主策略，臣子应对，排难解纷，真诚奸诈等等。事

韩非，战国时代法家的集大成者，说权术，千秋青史，当首推韩非，他是精研权术的大匠。这所有都在他的《韩非子》一书中。便灭诸侯，合天

鄂新登字 05 号

韩非·权术人生

阮 忠 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新洲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2 插页 144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ISBN 7-5354-1146-0

G · 35 定价：5.30 元

本版图书如因印装质量不合格，可寄印刷厂调换

● 目 录

话说韩非子 (1)

 1. 悲喜剧：韩非及其书的命运 2. 思想：兼容并蓄 3. 自私：人性的弱点 4. 立足现实：世异备变 5. 集权：法术势三位一体 6. 君贤国强：人生的理想境界

第一编 君道

一、君道 (15)

 1. 自持 2. 集思广益 3. 善于将将
 4. 御臣之隔 5. 防微杜渐

二、矫正之术 (22)

 1. 因好恶、行赏罚 2. 株连惩奸 3.
 假戏真做 4. 借用他人的眼睛

三、乖违 (28)

 1. 六反 2. 八说 3. 君主的颠倒
 4. 谁的责任 5. 根源

四、警钟长鸣 (34)

 1. 君主之戒 2. 舍近求远 3. 投鼠
 忌器 4. 西门豹治邺 5. 取人之长，补己
 之短

五、前车之鉴 (41)

- 1. 唇亡齿寒，虢亡虞灭
- 2. 女色歌舞毁政
- 3. 齐桓公之死
- 4. 远游差点酿成的悲剧
- 5. 刚愎自用
- 6. 救星梦

六、从自身做起..... (50)

- 1. 讳疾忌医的代价
- 2. 诚信
- 3.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4. 君主要做世人的榜样

第二编 安危兴衰

七、四道..... (59)

- 1. 安危之道
- 2. 霸王之道
- 3. 财货之道
- 4. 鬼神之道

八、生杀予夺..... (65)

- 1. 控臣
- 2. 三劫
- 3. 显露了内心世界的祸患
- 4. 五壅

九、走自己的路..... (72)

- 1. 先王不可效法
- 2. 愚蠢的宣传
- 3. 郢书燕说
- 4. 郑人买履
- 5. 游戏终归是游戏

十、变法易俗..... (78)

- 1. 不能师古
- 2. 社会不同，风俗不同
- 3. 社会不同，处事不同
- 4. 守株待兔

十一、务虚与务实..... (84)

- 1. 无益之臣
- 2. 经术礼义乱法
- 3. 虚浮的仁义之道
- 4. 先王自己坏了法度

第三编 法、术、势

- 十二、祸福生于法 (93)
 1. 法是国家乘坐的车船 2. 立法三
 章 3. 伏虎于匣 4. 破旧立新
- 十三、执法 (99)
 1. 法不可释 2. 以法择人 3. 行法
 效应 4. 私心公义
- 十四、无法之弊 (105)
 1. 心治 2. 巧匠失了规矩 3. 尊
 严、权威化解了 4. 官吏权重
- 十五、法与术 (111)
 1. 以权术辅法令 2. 申、商之憾 3.
 斩首者为医匠 4. 权术之下，臣不可叛
 5. 法术是帝王的璞玉
- 十六、圣人执要 (118)
 1. 操弓不弛 2. 剪枝 3. 名正物定
 4. 权势不能借人 5. 瑶役多，君权削
- 十七、飞龙乘云，腾蛇游雾 (125)
 1. 小草蔽青松 2. 自然之势 3. 人
 为之势 4. 不以慈爱代权势
- 十八、威势 (130)
 1. 君主的威严 2. 权势胜仁义 3.
 民听于威 4. 君主之患在于无势

第四编 刑赏

• 3 •

十九、刑德二柄	(139)
1. 丧失刑德的悲哀 2. 行罚是为了 爱 3. 仁惠易亡 4. 不济贫穷	
二十、适度	(145)
1. 赏可求, 罚可避 2. 中靶 3. 当 赏则赏, 当罚则罚 4. 适度在于守法	
二十一、严刑峻罚	(151)
1. 威慑 2. 严教的道理 3. 以重禁 轻, 以难止易 4. 以罚励人 5. 诛罪无怨	
二十二、国之利器不轻易示人	(158)
1. 赏罚专一, 令不两行 2. 织就一张 严密的网 3. 越职有功也罚 4. 赏厚而 信	

第五编 用人

二十三、误区	(165)
1. 封官授爵的忧虑 2. 枳棘刺人 3. 善辩多智与道德完善者 4. 亡国之臣 5. 不令之民 6. 强愎之臣 7. 霸王之 佐	
二十四、用人的法则	(173)
1. 善用人与不善用人 2. 依实践检 测 3. 君不过任, 臣不诬能 4. 金无足 赤, 人无完人	
二十五、空谈	(178)
1. 纵横家 2. 棘刺母猴 3. 不死之	

说 4. 买椟还珠 5. 纸上谈兵 6. 空谈
的根底

二十六、听言察实 (186)

1. 滥竽充数 2. 参验 3. 三人成虎
4. 辨识圈套 5. 不要自埋祸根 6. 血不
溶于水

二十七、说难 (194)

1. 言辞的分寸 2. 君心难测 3. 老
虎屁股摸不得 4. 龙有逆鳞 5. 愚者难
说 6. 欲成功者须知

第六编 防奸

二十八、奸臣 (207)

1. 欲壑难填 2. 二心之臣 3. 四拟
4. 奸臣滋生的根源 5. 宠信之弊 6. 奸
臣被用，君主遭殃

二十九、八奸 (214)

1.“同床”，“在旁” 2.“父兄”，“养殃”
3.“民萌”，“流行” 4.“威强”，“四方”

三十、法术之士与权臣 (220)

1. 你死我活 2. 五胜与五不胜 3.
诽谤化虚为实 4. 狗猛酒酸 5. 权臣左
右逢源 6. 畏途 7. 报国艰难

三十一、却奸 (229)

1. 任法术，耳聰目明 2. 行奸则危
3. 应付“八奸”的对策 4. 以实对空 5.

通往功名之道

话说韩非子

1. 悲喜剧：韩非及其书的命运

韩非大约诞生于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去世。这是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用武力争夺天下的时代。一方面是刀枪剑戟，血雨腥风；另一方面是说客、策士横行天下，有的人早上还是普通百姓，晚上就贵为卿相。韩非未必不做这样的梦，但他的梦始终未能做圆。不说别的，他受了自己生理缺陷的影响，社会需要善于言谈之士，他却口吃，不善于言谈。

其实，韩非的先天条件不是普通百姓可比的。他出身在贵族世家，是韩国的公子，生活的起点很高。而且，他是著名儒家大师荀况的学生，和后来做了秦王朝丞相的李斯一道学习、切磋过。不过，他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家思想传统，而受法家前辈的影响，吸取、综合他们思想的精华，成为他那个时代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

不善口辩则以笔辩，韩非的文章写得洋洋洒洒，辞锋犀利，论理透辟，气势不凡。他目睹韩王不以法治国，不以权势驾

御群臣，求人任贤以富国强兵，反而重用虚浮图名之辈，韩国日渐削弱，于是多次上书韩王，劝他变法图强，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

然而，文章却给韩非带来了机遇。他的《孤愤》、《五蠹》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以后十分赞赏，感叹：“我要是能见到作者并和他交个朋友，死也无遗憾了。”刚巧李斯在他身边，听了这话，顺势说：“这是韩国的公子韩非写的。”秦王嬴政紧急发兵攻打韩国，只有一个要求，这就是得到韩非。

韩非在韩国不受重用，韩王有他无他没有什么关系。在秦军兵临城下之际，便拱手把韩非给了秦王。

人往往没有得到想得到的东西时，渴求、盼望，一旦得到了，本来很珍贵的东西也显得不珍贵了。秦王对韩非就是这种态度，他很喜欢韩非，但不信任他，更谈不上重用。这本对他人没有什么威胁，却有人感到了威胁。

李斯忌恨他，两人有同窗之谊，而李斯自认为才能不及韩非。姚贾对韩非深怀不满，因为韩非曾批评他不应该用财物贿赂燕、赵、吴、楚四国，并嘲笑他出身的卑贱和行为的不轨。

这对韩非是致命的。

李斯、姚贾联合起来陷害他，在秦王那里进谗言道：“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大王想吞并诸侯，韩非终究是维护韩国而不会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大王不用韩非，把他长期留在秦国，最后送他回去，这是自己为自己留下祸患，不如借故把他杀了。”

秦王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派官吏治韩非的罪，把他打入了监狱。李斯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要韩非自杀。可怜韩非远离故国家乡，想拜见秦王为自己申诉，

有李斯、姚贾作梗而不可能，不得不含愤自杀了。

待秦王后悔不该如何处置韩非，派人去赦免他，然而，韩非已经死在监狱里了。

韩非在异国他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没有辉煌的政治业绩，留下十余万言的政治理论，治国方略，后人辑为《韩非子》，又称《韩子》。

古人喜欢说人死而不朽的三条途径：立德、立功、立言。韩非以立言而不朽。

《韩非子》，一部帝王书。

在这里，春秋以来的法家思想得到了高度的融合和创造性的发展，韩非喜欢劝诫帝王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宗旨只有一个：如何治国安邦。大到天子，小到诸侯，如何才能雄踞君主之位，不发生动摇，并避免自己身亡国灭。

韩非知游说之难，为人谋划正确的游说方法，却不能在秦王面前自为辩说，摆脱死亡的灾难。但他的书被秦王读到心里去了。秦王实践韩非的理论，把他的法术势思想挥洒得淋漓尽致，席卷天下，囊括四海，建立了秦王朝。

2. 思想：兼容并蓄

很有意思，韩非出自荀子的门下，成了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然而，人们往往认为，他思想的最深处，是受了道家的影响。

司马迁说：韩非喜欢刑名法术之学，根本源于传说中黄帝和春秋时期的老子。所以，他把韩非和老子列为一传。

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论道论德，韩非也论道论德。他不像老子那样说道是什么，说道能够生万物，道是自然万物的发展规律等等。他论德也不像老子说的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不注意表面的德行，所以有德；品德低劣的人，拘泥表面的德行，所以无德等等那样玄虚高远。而是把德视为人或物的内在品质，人以精神积聚为德，家以拥有资财为德，国家、天下以拥有百姓为德。

韩非很下功夫解说老子的理论，但无意保持老子思想的原貌。他说道是国家的根本，又说道是从享有国家的君主的权术中产生的，用道来和社会周旋的人，生命和福禄都很长久，就像树木有根，才能够生长。有道才有德，有德才有功，韩非还以无为无思来解释最高尚的道德，说无为无思就是空虚，空虚则德盛，德盛也就是高尚的道德，也就符合老子说的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不过，不要误会，这不是老子那样的清心寡欲，自然无为，是以貌似没有作为、没有思想为手段，虚中有实，以便控制别人。

像这样的道论、德论，其实是权术论。

韩非的思想和老子的思想也有很吻合的地方。老子鄙薄礼，韩非也鄙薄礼。他说，和氏之璧不需要用五彩来装饰，隋侯之珠不需要用金银来装饰，它们的质地很美，用东西来装饰会玷污它们自身。需要装饰的东西往往质地不美，礼修饰人的行为，礼节繁琐是因为人心衰德薄。

老子说祸福相倚，祸中有福，福中有祸，韩非也很赞同。说是人有祸会引起内心恐怖，使行为端正，考虑问题成熟周到，办事成功，富贵必至；人有福则富贵至，使人容易产生骄心邪行，无功而遭祸。

韩非思想的源泉并不只是老子一脉。

他对老子思想的领会，融入了法家前辈的法术势思想，并以后者改造前者，以适应自我的进取人生。

他不甘于恬淡平静，居下位而忧君主。

用法术势改造君主以改造自私自利的人，建立集权的一统国家，而不是幽静的、田园式的寡民小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他的人生理想。

如果说他的思想受了黄老、尤其是老子思想的影响，那么，他与老子在思想上早已是分道扬镳，异路而趋。

3. 自私：人性的弱点

人是自私的，老子说人应该少私寡欲。

荀子言辞更激烈：人性恶，性善是一种假象。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夺，相互厮杀、忌恨，都是人性恶的缘故。

韩非步他们的后尘，他不像老子说得婉转，也不像荀子的话说得尖刻，韩非另有见地。

人性趋利，利是自私的核心。

人要生存，寒则求衣，饥则求食，不能无利。

医生用口吮吸病人的伤口，含着病人疮疖的脓血；做车子的工匠，希望人人都享有富贵；做棺材的工匠，希望人早点死亡，都是为利驱使。

君臣之交，利是连接的锁链。危害自己生命而对国家有利的事，臣子不会干；危害国家对臣子有利的事，君主不会干。

父母与儿女血肉相连，该是亲密无间，却也是恩厚则相

爱，恩薄则相怨。

人人如此，求利没有止境。不论国家贫穷还是富裕，财货足以争夺还是不足以争夺；不论人在现实社会难以生存，或者可以生存，或者本来就富贵安逸，都争夺不休。国家没有安宁的日子。况且，人自私必损公害人，只有这样，才能肥了自己的腰包。

人性如此，是社会和君主的灾难。现实社会却又是公私不分明。为公的君主，本该是奉公的表率，在生活中，有形无形地奖励私义，使行私者享受了名誉和利禄。

韩非忧心忡忡，他没有因之消沉，而从人的自私性中激发了昂奋的情绪，要在公与私之间划一条界线。他说古代苍颉创造文字，都知道自环为私，背私为公，公私相违，现在的人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问题是要弃私为公。

弃私为公的道路只有一条：明法，令必行，禁必止。

人性难以靠自身修养来矫正，必须依赖外在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法治。它有赏赐的恩惠和刑罚的威严。无法，人不服于人，唯利是图；立法，人得服于法，守法。法明确表示怎样趋利避害，行私则违法有害，谁还敢行私术而废公法。

韩非以自己的睿智认识人性，又顺应人性力图对它进行改造，让君主、臣民都一心奉公。

4. 立足现实，世异备变

立法，是站在历史的土地上，以先王之法为法；还是站在现实的土地上，自立新法？

韩非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就像人不能够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样，现实社会也决不会是历史社会的绝对重演。

天不变，道亦不变，殊不知天无时无刻不在变，只是抱有这种观念的人把它的变视为不变或者是不察其变，随之把治国的方略僵化了，形成用远古之法治当世之民的滑稽局面。

先王不可效法。

社会不同，风俗不同，更有古今的人不同。社会生产水平、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思想进化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不是远古的人可以比拟，而且，前者没有，永远都不会有后者的蒙昧和纯朴，先王之法怎么用？

先王以仁义治天下，仁义是用在可用的时候。当今之世，战乱频繁，奸邪泛滥，施行仁义，只会滋长懒惰，使人不求上进，而图坐享其成。既然不劳可获，何必劳力苦身呢？

先王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从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武王，谁守了祖宗成法？舜不变尧之法则不为舜，汤不变禹之法则不为汤，代代如此。

以先王之法为法，仿佛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既定的笼子里，动弹不得。人不能失去活力，一旦失去了活力，自然就少了创造。社会如同万物，万物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才保持了它们的蓬勃生机；社会也要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才会兴旺发达。

韩非瞩目历史，扫视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勇敢地走进社会现实。他以法治反对先王的仁义之治，这法治也不单纯。

正像他不主张效法先王一样，他吸取前人的法治思想，也没有简单地照搬，同样充满了一种批判精神。他说商鞅知道用法而不懂得用术，说申不害懂得用术而不知道用法，分别取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再加上另一位法家人物慎到的势位思

想,把法术势融为一体,构成自己的法家思想系统。后人评价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韩非未能亲身实践自己的思想,然而,面临严峻的社会现实,他的法术势思想是很实在的。

5. 集权:法术势三位一体

韩非的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并令历代的许多人为之咋舌,这就是严刑峻法。

一般来说,刑与赏是并举的,韩非常把二者相提并论,他也曾主张君主对人的赏赐要诚实、丰厚,让人感到建功立业有利可图,内心升腾起建功立业的欲望。但这远不如他的严刑著名,峻法所指的法令及执法的严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刑罚之严。

和他不主张施行仁义相一致,韩非头脑里也没有什么宽容的概念,重罪重判不必说,即使是小罪,他也认为应该从重处置。在他看来,这样做并不是跟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而是要以严刑为所有的人敲警钟,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告诫人们不要触犯刑罚,没有人犯法,刑罚再严酷也无所用,从而达到爱护百姓的目的。如果刑罚很轻,一些人不怕犯法而犯法,被处置的人会更多,看似爱护百姓反而害了百姓。

治国、治天下不能没有法,韩非的法并不孤立,还有君主的权术和势位与法相辅为用。

韩非的君权、君势思想相当严重,君主是至高无上的,这在现实中的体现是君主拥有的权术和势位,并借助它们发号

施令。韩非是集权主义者，他心目中的君主应该是独掌大权的君主。什么东西都可以借人，唯有权不能借人；什么东西都可以分享，唯有权不能分享。君主没有权，相应会失去他的势位，而且，即使制订得再完善的法令，也得不到执行。

这意味着君主对大臣的失控，君将不君。所以，韩非反反复复说生活中有奸臣，什么样的人是奸臣，奸臣滋生的根源以及奸臣弄权的手段等等，提醒君主小心注意。否则，君主大权旁落，国家易主，甚至是身亡国灭。

君主的权术和势位保障法令，相应地，法令也保障君主的权术和势位。因为法令本身，既依据国情、民情，又赋予了君主权术和势位，只要人人守法，包括君主自己，那么，君主的权术和势位就不会被削弱。

韩非为君主策谋，实在是尽心尽力，然而，他终生不得志，生活实际和思想状态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活得很累很累，又没有人理解。在当时，真正理解他的大概只有李斯，李斯深知他的能力，怕他影响了自己的前途，所以要致他于死地。

6. 君贤国强：人生的理想境界

韩非为君主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在世上。他这个人满脑子的智慧，都用于设身处地地为君主着想，也不管自己的策谋是不是为君主所用。

对君主他一片痴情，几乎从来都不谈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怎样生活。他在论述中涉及到普通人的生活的地方，多是人自私自利的一面，这也只是被他作为君主为什么要用法